



發言一：

如果這十年來，不管誰執政都是在衝突與妥協之間擺盪，那麼為什麼二〇〇四總統大選是一個擺脫擺盪的歷史轉捩點？有什麼結構性的改變，使得未來的執政者不是選擇全面衝突，就是必須妥協呢？

陳文茜 回應：

所謂「擺盪」，我指的是屬於兩邊主權關係的擺盪，我認為這個擺盪會持續下去；一方面是因為島內沒有人會對台灣主權問題作出結論，另一方面是因為只要任何人把狀況逼近戰爭，他還是會把它拉回來。例如李登輝的「兩國論」，他在提出七天之後便收聲，一個月內所有意見結束；李登輝的模式就是把問題攤牌到一個接觸點上，然後透過自己熟悉的外交和國際政治，一步步收回來的過程。至於在全球化下，可能導致攤牌的原因主要有國內

產業的因素，以及北京的因素。從高雄港的例子，我只能說直航拖到今天，絕對不可能再拖，可是我們的政府和銀行沒有足夠的準備。這就像加入WTO之前，我們應該編列損害農業基金、設法透過農會或非農會的社會組織協助農民進行產業轉型，可是當時的準備非常不夠，國家相關預算僅僅編列二百億元，因此後來導致農民上街頭。

加入WTO對本土產業的衝擊猶在眼前，而直航的推動，一定會造成更大的影響，但是目前政府只有直航政策白皮書，卻看不到實際的配套準備。現在像王永慶等產業界人士非常急切，頻頻要求直航時間表不能再推延，儘管相關細節原本就須花上二、三年進行法律談判，但是包括高科技業在內，很多人顯然無法繼續等待，而這群人又對政策決定有相當影響力，這就形成直航攤牌形態與否的壓力。也許每一場選舉都是歷史性的決定，但二〇〇四總統大選，我認為它是非口號性的歷史，牽涉到直航與否非攤牌不可的選擇。

如果連宋當選，為了向支持者交代，他們勢必要開放直航；如果陳呂當選，這個問題就不在國內，而是北京新領導班子必須面對的事情，因為陳總統執意舉辦防衛性公投、宣

布二〇〇六公投制憲，使得大陸、甚至美國認為這是一連串的分離計畫，所以北京方面非解決不可。

對我們而言，中國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。假設連宋上台，我想國內仍然會有一個企圖與中國衝突的力量，但實質上，那是非主權性質的衝突，只不過它所使用的語言，還是脫離不了主權的範疇，像是「中國要併吞我們」、「主張直航的人是中共同路人」，都是舊式的、認同形態的語言。換個角度想，若是陳呂上台，兩岸的衝突就是主權性質的。然而我常常說，台灣有基本教義派、有民進黨、有李登輝和彭明敏，可是北京也有解放軍、也有共產黨、也有一堆非打不可的鷹派，兩方相逼最後的結果，當然是非攤牌不可，除非北京有另外一套非常巧妙的處理方法，可以解決又避免和台灣作全面的政治衝突。事實上，這段日子以來，整個中國內部經過台灣的激化，已經愈來愈注意到台灣民眾認為「我是中國人」認同比例下降的結構性改變，所以在二〇〇四總統大選中，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力量，可以代表中國在台灣的主權，從此也不會再有，直到台灣有一天被中國打敗為

止，這就是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政治現實。於是，未來我們要不就選擇全面的衝突，要不就選擇和大陸不快樂的妥協，但這兩個力量未必是藍綠心態，只是這次選舉剛好有兩組候選人，這兩個心態就化約成各個不同領域的衝突，纏綿不休。

### 發言二：

我把題目稍微拉回「公與義」。從全球化連結到兩岸問題，在公與義上出現的狀況，除了貧富差距以外，我想也可以由美軍攻打伊拉克事件來考察。許多國家、甚至美國自身的民意都認為布希總統的出兵理由不能成立，或者說美伊戰爭是一場「不公義的戰爭」。可是，由於台美關係與兩岸的複雜問題，使得台灣在整個過程中，好像被迫一定要站在不公義的立場，也影響到台灣的國際形象與處境。不知在座對於這個問題有何看法？

### 陳忠信 回應：

美伊戰爭的時候，政府幾乎完全站在美國這一邊，國親批評不斷，但其實也不必「龜笑鰲沒尾」；因為如果當時是國親執政，保證做法會一模一樣。這就是處於兩大權力下，

我們經常只能攪在中間，進退兩難，處理方法頂多是細節的差別。事實上，我曾和北京一些國際戰略學者討論到，今天是布希莽撞，沒有送案進聯合國討論，倘若安理會真的必須投票，北京該怎麼表態？坦白說，大陸根本不能不賣美國的帳！這就是實權政治和公義之間解不開的困境。

至於兩岸關係，我早就提出過三通談判的意見，後來國民黨吸收了這個觀點，現在卻說我們沒有負責任……無奈我們政治力比較弱，沒有辦法。有人認為三通對台灣而言是長多，但其實好壞很難講，也許一宣佈三通，勞工馬上幹譙會失業；而就選票的角度，三通也是短空，王永慶、張榮發還是不會支持我們，勞工一樣有不滿，種種問題會立即顯現。我一直覺得，台灣討論許多問題，都太簡化為單一面向的論述，例如三通不是政治考量，就是經濟考量，可是我們用最簡單而且最保險的話來講，它一定有利，也一定有弊。因此今天我的回應想要強調的重點，在於希望這個社會能夠做更多分析性的陳述，讓大家更了解不同方案、不同思考、不同利弊得失，然後再抉擇。

## 發言二：

我想舉辦公與義研討會，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是把人民放在最上面。剛剛聽過大家的分析，我忽然覺得人民很可憐，因為如果有一天，不管哪位政治人物決定美國和中國開戰，這個結果可能就是台灣變成東三省，而人民還得去前線作戰，甚至戰死；另外如果又有一天，台灣和美國的政治人物決定進入全球化，但並沒有顧及弱勢團體的生存，而他們自身也無力參與全球化，最後只能落於貧窮。由此可見，弱勢的人民真是很可憐，在戰爭的狀況下戰死，在和平的狀況下貧窮。所以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努力傾聽人民的聲音，包括台灣人民、美國人民及中國大陸人民在內，從一個新視野出發，把人民放在最上面，同時考慮幾件事：第一，假定在國際限制之下，台灣以後有可能變成「日俄戰爭的東三省」的話，台灣是不是應該盡所有的力量，避免日俄戰爭發生？如果明明沒有戰爭也要挑起衝突，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嗎？所以我們要呼籲所有政治人物儘量以和平為念，不要總是製造戰爭，讓台灣變成東三省為念。

第二，避免戰爭其實並不够，這樣只能使人民不死於戰場而已。台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，要達到公與義，還必須透過上一場主張的教育提升，譬如以高等教育培養創新人才、以再教育訓練勞工再就業，讓多數的台灣人民可以參與全球化過程，分享繁榮。我認為，把人民放在最上面，以追求和平為前提，在全球化中朝分享的邏輯推動，不僅台灣會有一線曙光，我們也呼籲對岸一起努力。也許經過十年、二十年兩岸的和平共處，經濟的良好發展，人民的頻繁交流，現在的對立緊張能變成自然融合、解決的問題，這樣我們的日子應該可以過得更樂觀一點。長期的良性互動，往宏觀、包容、分享來作，相信會讓兩岸社會整個氣氛改變，我想這也是知識份子應該多多參與、推廣的事情。

#### 發言四：

現在對岸不斷傳布「中國和平崛起」的訊息，其實是在澄清國際視聽，不願因為長期以來「軍事霸權」的形象，引起亞洲、全球的疑慮。換個角度來看，站在和平的立場，不要讓戰爭有機會、有藉口發生，是兩岸人民必須去制約、共同努力的方面。我認為，台灣



最有利的位置是保持現狀，這也是全世界所支持的；中國最不利的則是改變現狀，所謂統一就是改變現狀。然而，現在台灣內部在搞改變，這就是我們自己去觸動底限，也就是對現狀的破壞，是一個不和平的態度。我觀察目前有關兩岸的研究，內容都是政治、軍事、國際經貿，沒有研究和平。事實上，從和平去研究是不一樣的觀點，例如科索沃的和平，人民和NGO貢獻很大，我們何不研究他們的成功模式，提供台灣人民努力的方向？如果只是想著戰略、謀略、利益，絕對不可能帶給台灣和平。

其次，我們應該了解，台灣與大陸對兩岸問題優先性的認知並不相同。在對岸的排序上，現在首要之務是成為世界大國，解決國內貧富不均及下崗工人的問題，兩岸只是第五位，所以台灣不要自己去挑起緊張。儘管我們不接受「一國兩制」，大陸也不接受「漸進式台獨」，但是兩邊仍可試著理性溝通，從現狀開始，從尊重出發，最好的前例就是東西德。此外，國內各族群之間也要多一點包容、和平，不要輕易因為別人有其他的認同，就指控他不愛國，否則民調顯示年輕人認同美國，為什麼又不是賣台呢？

## 陳文茜 回應：

我最後補充一點意見。台灣和「中國大陸」這個概念認同的問題，其實延緩了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準備。全球化確實可能造成不公義的現象，它在每一個國家裡，都產生過很嚴重的種族型態衝突或經濟型態衝突，但是面對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邏輯，國家國內資源的重新分配準備愈多，不公義現象就會愈少。舉例來說，過去四年政府對全球化的努力不足，現在只好用就業安定基金提供暫時的工作，讓人清廁所、掃墳墓，但是真正的問題是中高齡、弱勢如何重返就業市場，這部分並沒有解決。另一方面，很多剛畢業的年輕人，因為大學的教育崩潰，教育體系未與全球化體系作結合，使得他們沒有能力融入現有的市場，也是一個大問題。由此看得出來，政府在對全球化的準備上，有關教育的、勞工職訓的、社會福利的預算分配，皆無充足的思考與準備。

目前我們在立法院審一個案子，就是貧窮線要拉高。現在的貧窮線，在台北市是一萬五千元、在臺灣省是八千元、在澎湖縣是六千元，但是是一個五口之家每月只剩幾千元怎麼

過活？你可以想像在同一個台灣島上，有高達一百萬個家庭正面臨這樣困難的狀況嗎？因為對於貧窮線的思考，我們希望全國可以提高到相同水平，至少台灣省可以提高到一萬二千元左右，而這樣大概會增加八十億元預算。結果中央對此的第一個反應是「錢不夠」、「地方財政困難」、「誰來買單？」。

總結而言，對於認同的操作，使得失業問題在某些人的政治論述中，被簡化成「產業外移大陸，害我們失業」，它延緩了我們思考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時機，而社會公義也全部沒有解決，此即是我為何如此悲觀的原因。這已經變成社會的、政治的、經濟的、認同的全部糾結在一起，讓無論從事哪一種行業的台灣人，在是否發展中國大陸市場上，碰到一個困境。如果想要處理這個問題，我覺得它應該被放在宏觀、包容、分享的角度重新被理解。

#### 劉兆漢 結論：

今天主講人在報告最後特別表示「有點建議，但沒有結論」，我想今天確實不是要找答案，而是大家集思廣益分析問題的場合。各位提到很多相關的題目，可能的確難有結論，

甚至可能引發出更多新的問題，但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方向。非常謝謝，相信未來一定還有機會再做更深入討論。

心與我